

老木柜

★叶永军



老木柜,年纪有多大? 我并不知道,它所经历的生活比我的年龄还长。至少,在我能够记事开始,老木柜一身漆黑,凸显出它应有的沧桑。在我一个小孩看来,老木柜这种历经时光打磨的漆黑,也值得我把它称之为老木柜。

在香格里拉,木柜算是很常见的家具之一。普通人家,在家里都会摆放一个木柜,根据各家所需,尺寸也有所不同。

木柜的用途,大多用来盛放谷物,或是米面。在普通人家里算是一个小小的储粮库了,盛放谷物米面的木柜,还真是普通人家生活状况的一面镜子。

和我年龄相仿的同辈人,都和木柜打过交道。自打我记事起,看到摆放在库房里的老木柜,竟然惊异于它的长度和高度,在那时就让我踮起脚尖我也没有老木柜高。这么大大木柜,当然也是以引起我的好奇心,我总是很想看看木柜里面有些什么秘密。也正因为我的好奇心,终究不止一次地踮起脚尖,想要一探木柜里的秘密。

但最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不过,好奇心就是这么让人忍不住,越是无法窥视木柜里的秘密,越想要一睹究竟。

于是,我便向父母询问我何时才能自如地向父母一样打开柜盖,父母总说,等你长大后自然也可以自如地打开木柜的柜盖。从那开始,自如地打开柜盖也算是成为我人生当中的期待之一,也应该算是理想的理想之一吧!

摆放在我家库房里的老木柜,长度足以当作一张床来使用。当然,说是做床也不完全是像床一样属于专用。不过就是晚上在柜面之上铺好床褥,当床就寝一晚,第二天起床之后,父母便把晚上铺好的床褥收拾好,于是老木柜继续发挥它作为木柜的作用。

白天,就算我踮起脚尖也无法窥见木柜里的秘密,那只有等到晚上睡觉时,父母把我抱上柜面之上早已铺好的床褥中。不过,要么是柜盖过于严实,要么灯光的光线过弱,以至于使我无法一览无余的看见老木柜里的物件。

在往后的岁月中,我总是看见母亲,总会把一些吃的放进老木柜里。此时,又被一种新的好奇心激起。于是,总是趁父母不注意,悄悄溜进库房寻找老

木柜里的秘密。

虽然,再也不用踮起脚尖,但现在柜盖却是铁将军把门,一样无法打开。

等得自己长到可以学做家务活的年龄,奶奶便拿出那把贴身的柜盖钥匙,要我放在老木柜里的米袋里舀出几碗米,得到奶奶的允许,我自然是喜出望外。于是,拿着奶奶递给我的柜盖钥匙,跑进库房打开老木柜上的铁锁,再打开柜盖。我终于看清了一直以来萦绕在我心里的想要一探究竟的老木柜里的全部秘密。老木柜里存放的东西不是很多,普通不过就是几个小口袋,口袋里盛放的米面也不是很多。

于是,我照着奶奶的叮嘱,从米袋里舀了一些米交给奶奶。也是从那时开始,奶奶手把手教会我煮饭。

等到上学的年龄,母亲说要用在老木柜里的布票到卖布料的商店里扯点布料,做件新衣服,继而又听母亲说到上学的年龄,口粮可以增长点。

不过,对母亲所说的这些话,我自然无法听明白,听不明白自然也就无法弄懂。

当然,那件用布票购买的布料所制作成的新衣服,是给我的。上学第一天,我就是穿上它去迎接我的新生活。

每逢春节,父亲总要在老木柜的正面贴上一个写着“满”或是“五谷丰登”的字联。我问父亲,在老木柜正面贴上“满”或是“五谷丰登”字联,它的意思是什么。父亲也没说出多少意思,说是柜子里面的粮食满了,生活也就自然好了。

几载春秋,小学时光也就宣告结束。继而转入初中时光,入校报道那天,父母反复叮嘱我不要忘记在班主任那里开张学校证明。

我好奇地问父母,说是那张学校证明那么重要吗? 父母说,重要,关系到你的口粮问题。当然,我也没有明白那张证明对我的重要性。父母让我向初中班主任开张学校证明,我也就照办了。

最后,母亲说现在不需要那张学校证明来增加口粮了。

进入初中后,个子也长高了,打开老木柜的柜盖,再也不用踮起脚尖。可以和父母一样很自如地打开老木柜的柜盖。

现在老木柜里的秘密,不再是几小袋米面,一些布票、粮票、油票。这些早已从老木柜的秘密中隐去,只剩下满满的米面。

看到老木柜里满满的米面。这才明白,每逢春节父亲总在老木柜正面贴上“满”或是“五谷丰登”的字,其实,老木柜里满满的米面,才是对字联意蕴的最好解释。

也正如父亲所说,柜子里面的粮食满了,自然生活也就好了。

乘凉靠大树

◆鲍海英

暑天到了,天越来越热。记得我小的时候,家住农村,每到酷暑三伏,不管是在地里干农活的农民,或是在家里做手工活的父母,都会汗流浹背,感到暑热难耐。那时,没有空调、电风扇,为躲避炎热,村民们就会聚集在大树底下乘凉乘凉。

那个年代,记得我家房前屋后栽满了竹子和树木,这些在平日里看来挡住了阳光,在酷暑还真起到了清凉的作用,不管是再热的天,只要端个凳子手里拿把蒲扇,往大树底下坐,一会就凉快了。

在我家门前的树下,有一口从来都没有干过的老井,只要一到热天,不管是在我家屋后的山坡上干活的,还是在我家门前的地里除草的,都放下活儿跑来乘凉,他们会喝一口清凉的井水解渴。我父亲是个十分憨厚朴实的农民,不管来的人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他都端凳子拿蒲扇,不一会儿就与他们聊开了,聊的话题多半是天气、耕作、种子、收成等,而且还聊得十分亲切和融洽。

最让我难忘的是在夏天的夜晚,父亲总是把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在那棵大树底下,父亲铺上竹席,好让我们兄妹坐在上面乘凉,可我们却去争家里唯一的一张竹椅,一般都是谁先拿到谁坐,但多数时间还是爱哭的我争赢了。随后,一家人或坐小木凳上或躺在竹席上乘凉。在那月净如水的月光下,母亲一边摇着手里的蒲扇,一边给我们讲故事,讲那让我们百听不厌的王母娘娘故事。

夏天夜晚,睡在家门口的那张床上,我可以清楚地听到,邻居大人们的笑声,还有小孩子们的打闹声。我知道,他们也都是在家门前大树下乘凉,有时也有离得最近的几家人凑在一起,有说有笑的,气氛十分和谐,整个村庄似乎都沉浸在这爽朗的笑声之中。如今,从农村走进城市的我,因为家里有空调却再也感受不到天气的变化,再冷再热都似乎一个样。可小时候在大树下乘凉的记忆,却让我终身难忘。前不久,我回了一次乡下老家,在吃了晚饭后,父亲又早早地将门前

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父亲说:“今晚你回来了,我们还是到门口大树下乘凉吧!”我说:“家里不是有电风扇吗?”“啥扇子扇起都没有在这凉快,因为这儿吹的是自然风!”随后,我和父母一边乘凉一边聊着,不同的是,再也不是父亲给我讲故事了,而是我给父亲讲城里新近发生的新鲜事。

还有不同的是,远处再也听不到邻居们的说话声和小孩子们打闹声了,村庄显得静悄悄的,静得似乎让我感到有点儿陌生。我问父亲:“怎么没人出来乘凉了呢,村里怎么显得静悄悄的?”父亲说:“现在村里好多人都出去打工了,而剩下在家的都好都修起了小洋楼房,也跟城里人一样安上了空调,大家都在家里一边看电视一边吹空调,谁还出来到大树下乘凉呀!”

父亲的话,突然让我有了一种伤感,因为在老家门前大树下乘凉,已成为我童年的记忆,岁月的流逝,让我感慨不已。

作家笔下的父爱

☆高中梅

又逢一年父亲节。父爱是一种力量,让我们信心倍增;父爱是一种精神,让我们泪流满面;父爱是一种人格,让我们勇闯风雨。作家笔下的父爱,更能让人读懂父亲那颗真诚的心。

唐弢的父爱,是他走出困境的动力。在《种在诬蔑里的决心》中,唐弢写父亲因为不识字吃过大亏,便一心支持他上学。当时有一个本家亲戚对父亲说:“嗨!你真傻!现在是民国了呀,难道你还想他读书赶考吗?况且,你家世代是种田的!”距离小毕业还差半年,父亲就筹措些钱,让唐弢转学到了上海,从此离开了故乡,离开了冷嘲和污蔑。为了要筹措那几年学费,父亲卖掉了仅有的几亩田,欠了不少债,受尽绅士们的非难轻蔑。等到唐弢自己私下找到职业,坚决表示不再读书的时候,父亲已经因为经济的逼迫,神经失常。三年后,带着污蔑和冷嘲默默地死去了。

汪曾祺的父爱,是他自由健康成长的沃土。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中,汪曾祺写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怨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父亲对汪曾祺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汪曾祺的数学不好,父亲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汪曾祺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父亲在一旁瞧出主意。汪曾祺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父亲喝酒,给他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奇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贾平凹的父爱,是他人生智慧的明灯。在《酒》《祭父》等文中,贾平凹写到,父亲是个乡村教师,爱朋友爱热闹爱主持别人的事情。父亲对家里人都严厉得很,尤其对作为长子的贾平凹非常严格。父亲的严厉,从某种意义上讲,成就了贾平凹。对父亲的敬畏,使他刻苦地走上了文学之路。父亲日夜夜跟他唠叨的“做人要宽容,要善良,要谦虚,要好好干事”,影响了他的一生,更成为了他的财富。贾平凹说,他对父亲特别有感情。父亲只活了六十六岁,因患胃癌去世。“人生的短促和悲苦,大义上我全明白。”贾平凹说,但“面对父亲的死我却无法解脱。”

龙应台的父爱,是她人生行动的标尺。在《目送》中,龙应台写她到大学教书的第一天,父亲用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她。到了她才发现,父亲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龙应台感叹道:“所谓父女一场,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诗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父亲的爱就像这深沉的大地,沁入心脾,让人终生难忘!

我的“高考”

○王文涛

经历过两次高考落榜后,爸爸的一位朋友推荐我去参军,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名。经过政审、体检、面试一系列审查,几天过后我收到了《入伍通知书》,8个名额,40个人参加,我竟然被选中了!

2006年12月10日那天,我胸挂大红花,穿着大一号的军服,我踏上了开往部队的列车。

那时,我坐在火车窗前,头仰的很高,眼睛努力往上看,尽量不让她看见我眼中的泪花。在那短暂的一瞬间,我脑海里幻灯片般出现爸爸劳作的身影、妈妈花白的头发。当汽笛鸣响的那一刻,妈妈在车站里嚎啕大哭,看着我妈妈为我准备的各种衣服、零食,遥望着越来越模糊的面庞,我再也抑制不住眼中的泪水,从那一刻起,我的心里升腾起一个想法:一定要在部队闯出一番名堂来。

爸爸和妈妈都出生于国家最艰难的那段时期,所以他们一直想让我哥哥通过读书上好生活。哥哥没让他们失望,我却让他们伤心了。

路是自己选的,含着泪也要走完。我从小吃过苦,当兵前,连衣服都不知道怎么洗。来到地处雪域高原的军营后,我努力克服环境不适应、训练强度大、部队管理严等各种困难,为的就是实现当初许下的诺言。

下连后,由于我工作积极主动,训练刻苦卖力,每个月都被评选为“红星个人”,还常常被班长拉到队前展示8块腹肌。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我全票通过成为一名光荣的预备党员,这预示着,我的军旅生涯将会更长。

那晚,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母,爸爸听了非常高兴,连声说了三个好,妈妈问我苦不苦、累不累,最后,她哽咽着挂断了电话。

2013年8月,川滇交界突发地震,已成为支队政治处报道员的我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抢险救灾、搜集素材。31日那天,一辆大货车被塌方的山体掩埋,我和其他11名党员组成突击队奉命营救。



俞奇摄

画岁月

◇董国宾

我想画岁月,画一幅时光那头的画。不,一幅画画不尽小村庄上空的流风和炊烟,还有田埂上的青草和旁边的虫鸣和鸟声。我最想画的,是岁月那头农民父亲不息的耕作。

一握笔才知道,我这书写文字的手是拿不动画笔的。只是,言不尽则写,写不尽则画吧,尽管我没上过作画这门课。我的第一幅画诞生了,画的是一排排简单交错的屋舍、牛栏和土堆,空隙处杂生着一丛丛小草和野花。公鸡飞上了柴垛,牛牛默立在矮墙根,小孩子在村子里来回跑。抹不掉的记忆里,早就应该作这样一幅画。不知从啥时起,这幅画就深埋在了我的思想里。一弯腰,一转身,都是它的影子。它给我勇气和自信,让我在生命中去搏击风浪,不停歇地往前走。它还给我亲情和快乐,给我无尽的动力和追求。因为这幅画,深藏着我最远的根脉和故土。那每一片瓦,每一个轱辘和每一棵树,都是浓稠岁月里跳出来的一枝花。擦一下眼睛静悄悄瞧,这幅岁月的画,抖动着老父老亲的脊背和身影。每一个升起太阳的早晨和日落,他们都在那个遥远的小村落里一天紧过一天地度年月。一步步往前走的日子,老父老亲从田间劳作归来,阳光下,瓦片上,柴垛上,梢头上,薄薄的炊烟像如

绵的云,腾空而起,冲向天际。一片片晚秋落叶,像一只只起舞的黄蝶,又过了一些日子,屋顶上又挂满了清亮的绿。从这幅画里走进,我看到寒冬的晨光里,母亲皴裂的手在淘米。看到昏黄的油灯下,母亲在腌冬菜。还看到春荒里的母亲,望着天空摘树叶。母亲立在屋檐下曾对我说:“儿啊,直起腰来往前走。”这第一幅画,我画得歪歪斜斜,又像田埂一样弯弯曲曲,但我执意还要画。

我的第二幅画画作成了,画面上,烈日高悬,田地里长满了青苗。父亲从河沟里挑来一担担水浇过去,像是浇在了心尖上。头顶上蜻蜓在热浪里翻舞,田埂上滚落一串串热泪和汗珠。旁边的枝头上,小鸟扯着嗓门卖力地在歌唱。这幅画,线条一点也不流畅,但我喜爱它。瞧一眼,就会一头扎进岁月中,总也不想走出来。那块簇生青苗的庄稼地,父亲的青年、中年和老年,都把心思留在了那里。父亲猛吸一口气,把榔头举过头顶,用力砸下去,硬实的泥块就碎了一地。父亲还把结实的腰板弯下去,瞪大眼睛把疯长的草棵剔出去,然后挑来水。等到青苗一昂头,父亲才会长喘一口气。那年逢天灾,父亲种下去的一棵棵青苗没长成就死掉了,土地荒芜了,父亲三天三夜想哭都没哭出声

来。这幅岁月的画,好沉重啊,掂在手里都会脱手,一走进去,就能看到没完没了的好多事。那年父亲锄地,年幼的我在后面一小步一小步往前走。父亲一回头,双手摸着我的小腿帮,提高嗓门说:“孩子,将来好好学本事,让土地也能飞起来。”这句话父亲今天说,明天还说,后天还是这样教育我。地头上,父亲的话最中听!

我又画了一幅画,虽然不规整,但我觉得好美哦!这幅画,是时光那头小村庄西边的一条河。河道窄斜,却把整个碧空抱在怀里。白云钻进水里,几只水鸟在上空盘旋飞翔,划了一个大圆圈。河面上油绿的水草像柳叶,清澈的河水里,有小船打桨划过,每打一桨都会捧起一把闪烁的日光。最可爱的,鹅鸭来这里戏水,一群孩童在清凉的水里嬉闹。我很喜欢她,爱她的每一个眼神和呵气。家乡小河,我画得近乎粗狂,却很认真。我会一直保存下来,让她在迎面走过来的每一个日子和时光里扎下根来。

我想画岁月,画不尽的岁月里,一幅又一幅画摔在了我的眼前,让我一遍又一遍看到了时光那头的凝重和美好!

师友唱答

■杨增廷

附善徵老步韵示答原句:
梅里瑞霭南浦云, 鹤阳建塘联袂深。
峡谷雪映青灯夜, 满园桃李尽芳芬。

奉和鹤庆中学

赵宗洵老师七律《从扈怀》
沧桑五秩回故园, 拜见恩师叹华颠。
言传身教足堪敬, 动情晓理意欣然。
人为为师泽梓梓, 如果如梯效先贤。
美哉孝廉耕读勤, 龙华乡照红满天。
注:赵老师家乡孝廉村,自古以耕读传家,人才荟萃。“龙华”指村东龙华山景区。

附赵先生原韵(载1996年11月《大理日报》)
许身从教三十年, 晚镜方知雪满颠。
梦里青春犹在昨, 醒中壮志尚依然。
学生遍处堪安慰, 桃李成园亦觉鲜。
蜡炬成灰何足怨, 清钟笑听入云天。

读和树本老师大作

并附赠诗(步原韵)

才高八斗仰先学, 玉龙起舞醉踏歌。
乘风万里壮神气, 不展千帆逐大波。
当年曾吟晚霞美, 而今又唱月圆和。

回乡二题
(应鹤庆县志同仁之作,载于志书文选)

一

别去归来数十春, 鹤阳古巷绕乡音。
龙潭堤下寻童趣, 故土常留寸草心。

二

华堂满座白发翁, 一席清谈几时同。
三杯热酒暖肺腑, 脉脉乡情圆梦梦。

抚仙湖忆旧

(上世纪末,出席玉溪全国通俗文学颁奖会,曾应文友命题写诗打油托抚仙湖过度开发环境污染,如今景观大变,感慨之余,再吟小诗以记。)

水天一色壮观观, 树影婆娑百花妍。
远望蓬岛堆琼玉, 灵鸥翔翅逐浪欢。
附2001年原句:
绿伞红楼排岸岸, 笙歌动地过游船。
孤山曾经似蓬菜, 奈何暖气胜紫烟。
注:暖气,借指烧烤之烟气。

乙酉年书赠独克宗老杨善徵先生
敬攀乡贤逾余兴, 为有神交一往深。
春雨随风潜入夜, 满树繁花吐芬芳。